



曾
~~139~~
32

14
139
5



門 4
號 139
卷 大

次柳氏舊聞序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以下奉職事上顧謂宰臣曰故為臣高力士終始事迹試為言之涯即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事巫州因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為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口語號曰問高力士說上令採訪史氏取其書涯等既奉詔乃詣芳孫度支員外璟詢事璟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覩縷未竟後著唐歷採撫義數尤相

近者以傳之其錄或秘不敢宣或怪奇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甚實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曷開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臆授凡有十七事歲祀久更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惟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備大君之問謹錄如左以補史官之缺云

次柳氏舊聞

唐 李德裕撰

元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執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元宗懼太平之思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官中元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有事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元宗得其藥喜盡出左右鐵構火殿中者未及熟怠而假寢影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

二木上... 二... 二...
匪藥盡覆而無遺焉。元宗起視異之後，增火又投一劑，
煮於鼎中，因就寢，晷日以俟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
三者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因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
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元宗以告
說，說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能及，
肅宗之與說子均均若親戚，兄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
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元宗初卽位，禮貌大臣賓禮，故老注意於姚崇。宋璟引
見便殿，皆爲之興起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幸臣優寵莫

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拔用，恩意甚厚，而禮貌
漸輕。姚崇爲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史，上顧視殿宇不
顧，崇再三言之，冀上少酬，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
士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否，而崇亟
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旣任崇，以庶
政事之大者，當日奏朕，與其決之，如郎署吏甚卑，獨不
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悸不自安，會力士宣事，
因爲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之度，
得任相之道焉。

魏知古起家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
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
下過官知古心啣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分曹洛
邑會知古至恃其蒙恩頗致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他
日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因
奏曰臣有二子兩人皆分司東郡矣其爲人多欲而寡
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
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
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

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
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
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原之臣幸大
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
以補元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
知政事

源乾曜以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
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爾知吾拔
用乾曜之速乎力士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

類蕭志忠，故用力工曰：志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志忠晚乃謬悞耳，其初立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有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為相，引韓休為同列。及休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第歸，至夕當有處，無使至。且宜如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

留卿，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甘子上，以素羅包二枚以賜之。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為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算星術，視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能敗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

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乃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二厄醮然如醉，顧使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薰矣。命左右取鏡，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於袋。乃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傳於墮齒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乃信其不誣。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以暴物，不可爲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病，雖暴風疾雷亦

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去之。」獨盛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咒，水須臾有若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土，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直上數尺，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極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出，若一疋素練者，旣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終及天津橋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時孟溫禮爲

河南尹目觀其事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卽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焉寺今見在元宗善八分書凡命相皆先以御筆書其姓名置案上曾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也卽射中賜爾卮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是時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元宗將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

繁盛慮附託者衆卒不用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構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矣及上至見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用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曰無勤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民間女子願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女子人間

叢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右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召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屢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贈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在左脇，以劍抉而人，抉處痛，始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則若

有經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吳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媪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媪叩頭具服，上昵謂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土顧使

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取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每爲致殊禮殿西偏張金鷄障其來輒賜坐肅宗曰天子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已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

與慶官上潛龍之地卽聖歷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卽位立樓于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朝退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

胡犯關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宮中歌舞常置之別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特用至是使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工歌有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潛然淚出顧侍者曰誰

爲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
終而去

元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
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候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
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
當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命擲火炬而後行
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民如此福未艾也
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元宗始入斜谷也天回早烟霞甚明知頓使給事中韋

佩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爲
之舉倜儻乃注以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爲疑
耶始吾御宇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
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指力士及近侍曰此輩皆知
之非給卿也從臣聞之無不感悅上孜孜儆戒也如是
富有天下五十載豈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
狀靡不瞻觀及樂輿西幸先一夕皆見龍乘雲雨自池
中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泣

然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與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醉之於是龍振甲而登天

元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旛綽曰不是錯喉上問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元宗遽播遷於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脇從而黃旛綽亦在其數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旛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

毀於上前曰黃旛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燕覓衣袖長至墻下旛綽曰當垂衣而治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旛綽曰革故鼎新推之多類此也旛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旣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因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親製素黃文及登壇

之際其文自然凌空上騰於天聞空中有言聖壽延長
王公以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

次柳氏舊聞終

大唐傳載

唐 無名氏輯

于頔為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荆南打
獵大修糒餼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乾紅
紫繡襖子錦鞍韉北郡因而空耗

李鎮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郫縣令與友人書曰
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併是婦兒官職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
焉其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為西番所沒破乃其

北矣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茂云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俘囚之中當斷之際告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西平釋之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承

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旌鉞由是竟如言

韋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人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公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月方愈及軍將廻謂李白君厄過矣

常袞之任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

僧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造次可傳。某常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迺招得小吏黃徹焉。衮命就學。老僧遂於閤室中致五色絲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卽洞然而得矣。命之曰：若閤中之視五絲，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甫云：黃徹之占衮許之亞也。

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唐臨洮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爲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指牀竈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園正，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實自伽藍園正小僧不合無禮。

李程爲翰林學士以堦前磚日影爲入候程性懶每入必踰八磚故號爲八磚學士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生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提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瞻詞博恢諧談辨若東方曼倩之儔鴻漸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烹茶之家陶其像置於錫器之間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復有一老僧云是陸生弟子常諷歌曰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人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一不城下來鴻漸又撰茶經

二卷行於代今爲鴻漸形者因目爲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其專聽杜兼常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倩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陸之嚮之爲不孝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人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墓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缺人多屬之李云二年不知墓

元和十五年辛丑度紆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
故事但舉其姓曰王杜當入

陽道州城未嘗有蓄積唯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
可佳可愛陽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莫者候其出始請月
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城之爲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梳布衾質錢數萬人爭
取之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
十四郎或問曰藻素也

顏魯公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
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辯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
郡人呼御史雨

韓臯爲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僚而請
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
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臯曰自乾元以來羣
臣啟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
陳之無失於慎密乎韓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權剛直
枉惟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

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僚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寵欲徇其身奈何以此為望哉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贖貨舟輕用巨石重之人號鬱林石

開元天寶遺事

唐 王仁裕纂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

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筭表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筭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筭表卿之直也璟遂不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

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性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撻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慙顏厚如計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

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家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誦咒自大門

而人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噴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爲至寶。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

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安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鬢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

記惡碑

盧象昇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

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為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

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元

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廼事不可倉卒更待
村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卽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
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慢前使子取便
牽之得者爲壻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
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
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
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
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元
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卽以槌擊
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
鐵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
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昇私通情甚於

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
弁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
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
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
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捱
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
架上鸚鵡忽然聲厲，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
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
弁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

劉氏李弁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
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
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
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日與僧道盟。人往還，每至冬時，
取溪水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

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鑪

丙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功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水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臙而臙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賓妓聞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

開元天寶遺事
皆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

夢玉鸞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饑魚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為油或使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為饑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癒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體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郵膠

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
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嚙擊歌喉
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過宮妓
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元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
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

人也元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
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洎至國忠使歸其妻
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
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
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雕成燭跋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為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與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為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後因任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為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當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裯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少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園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日吾自有花裯何消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抬昇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園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園

風流數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數澤

依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

州人也方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汝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較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抬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遯於嵩山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為好時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小雀每夜

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又于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為出廳之候故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鑿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蔥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鎮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 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

開天寶遺事
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
名園曲沼藉草躡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塔窻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
聽事壁間開一橫窻飾以雜寶纒以絳紗常日使六女
戲於窻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白
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

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盡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
福

立有禍福

盧奐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元宗幸京師次
陝城頗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
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
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
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
立便有禍福

稔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歡賞目之為稔春檻

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為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

錢為戲蓋孤思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麪團以官位帖子卜官位竊下或賭筵宴以為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頌與李又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畫，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磁硃塗地。

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為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

王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備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煢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

扇子置於座上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羞中使取看曰此龍皮扇子也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瞻逸名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

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隨險未嘗足失則

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開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冥晦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今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

縣妖破膽

李臬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臬盡革

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

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于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鷓鴣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鷓鴣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下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

古雨石

學士蘇頌有一錦紋花石鏤為筆架嘗置於視席間每

天欲雨則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類以此常爲雨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揚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明、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之會。時人無不愛羨。

冰筋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爲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回，問妃

子日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水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且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思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詠諷焉。

占風鐸

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擊之聲，卽知有風，號爲占風鐸。

山猿報時

南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一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遊蓋飄青雲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學士蘇頌應
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
花親插頌之巾上時人榮之

紅水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
爲紅水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宮以親者
爲勝召入妃子遂罷此戲

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關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趨
班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每見
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
勘得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
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言刑

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詐復貪財賄時亦多之亦
汗之每中書議事及眾僚巡廳或有所忤立便叱罵為
眾所嫌故胡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
人也

銷覓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地故
人呼之銷覓橋也

逐惡如驅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袁光庭性

逐惡如扇驅蚊蚋

飲馬杯

長安白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南
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
為飲馬杯

吹火照書

蘇頌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
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廐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
苦學至此後至相位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睽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于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頌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瞻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鶩色洪連

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淚粧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淚粧識者以為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索鬪雞

李林甫為性狠狽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羣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鬪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

籍人之氣相暖故謂之內陣

傳書鷺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湖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鷺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鷺曰我聞鷺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壻離家不歸數歲歲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付書投於我壻言訖淚下鷺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鷺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窻泣血書

慙慙憑鷺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鷺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鷺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鷺遂泊於肩上一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鷺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爲之

燈婢

寧主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爲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美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鬪花

長安士女春時鬪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皆用千金

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鬪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遮相插掛以為宴幄其奢逸如此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

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合玉噉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二玉魚見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綺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其理道

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座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卽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過。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如賢，嫉能不協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

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諮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日憎怨，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如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如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白情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如，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在寵如方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

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妃族之貴，極於奢侈。每遊春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為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獨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棋，合智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輪次妃子將康國獨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輪贏，上甚悅焉。

使雲鳧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鸝，上甚愛之。每式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為使雲鳧。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瓊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又縫錦繡為鳧，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銀鏤小舟，戲翫於

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魏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金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月之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梨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梨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為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冰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姦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鑿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乃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臆語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則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國忠

以百寶粧飾一入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飾土和為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李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

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頷，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

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善賜，用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自爲風流陣，以霞帔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元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

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義

太液池岸有二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閑步於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觀此可以爲鑑諸親王皆唯唯帝呼爲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凍筆不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天寶遺事終

開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